

金 瓶 梅

第二十回 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

词曰：

步花径，阑干狭。防人觑，常惊吓。荆棘抓裙钗，倒闪在荼蘼架。勾引嫩枝咿哑，讨归路，寻空罅，被旧家巢燕，引入窗纱。

话说西门庆在房中，被李瓶儿柔情软语，感触的回嗔作喜，拉他起来，穿上衣裳，两个相搂相抱，极尽绸缪。一面令春梅进房放桌儿，往后边取酒去。

且说金莲和玉楼，从西门庆进他房中去，站在角门首窃听消息。他这边又闭着，止春梅一人在院子里伺候。金莲同玉楼两个打门缝儿往里张觑，只见房中掌着灯烛，里边说话，都听不见。金莲道：“俺到不如春梅贼小肉儿，他倒听的伶俐。”那春梅在窗下潜听了一回，又走过来。金莲悄问他房中怎的动静，春梅便隔门告诉与二人说：“俺爹怎的教他脱衣裳跪着，他不脱。爹恼了，抽了他几马鞭子。”金莲道：“打了他，他脱了不曾？”春梅道：“他见爹恼了，才慌了，就脱了衣裳，跪在地平上。爹如今问他话哩。”玉楼恐怕西门庆听见，便道：“五姐，咱过那边去罢。”拉金莲来西角门首。此时是八月二十头，月色才上来。两个站立在黑头

里，一处说话，等着春梅出来问他话。潘金莲向玉楼道：“我的姐姐，只说好食果子，一心只要来这里。头儿没过动，下马威早讨了这几下在身上。俺这个好不顺脸的货儿，你若顺顺儿他倒罢了。属扭孤儿糖的，你扭扭儿也是钱，不扭也是钱。想着先前吃小妇奴才压枉造舌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，还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。姐姐，你来了几时，还不知他性格哩！”

二人正说话之间，只听开的角门响，春梅出来，一直迳往后边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处叫他，问道：“小肉儿，那去？”春梅笑着只顾走。金莲道：“怪小肉儿，你过来，我问你话。慌走怎的？”那春梅方才立住了脚，方说：“他哭着对俺爹说了许多话。爹喜欢抱起他来，令他穿上衣裳，教我放了桌儿，如今往后边取酒去。”金莲听了，向玉楼说道：“贼没廉耻的货！头里那等雷声大雨点小，打哩乱哩。及到其间，也不怎么的。我猜，也没的想，管情取了酒来，教他递。贼小肉儿，没他房里丫头？你替他取酒去！到后边，又叫雪娥那小妇奴才〔毛必〕声浪颀，我又听不上。”春梅道：“爹使我，管我事！”于是笑嘻嘻去了。金莲道：“俺这小肉儿，正经使着他，死了一般懒待动旦。若干猫儿头差事，钻头觅缝干办了要去，去的那快！现他房里两个丫头，你替他走，管你腿事！卖萝葡的跟着盐担子走原原好个闲嘈心的小肉儿！”玉楼道：“可不怎的！俺大丫头兰香，我正使他做活儿，他便有要没紧的。爹使他行鬼头儿，听人的话儿，你看他走的那快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玉箫自后边蓦地走来，便道：“三娘还在这里？我来接你来了。”玉楼道：“怪狗肉，唬我一跳！”因

问：“你娘知道你来了不曾？”玉箫道：“我打发娘睡下这一日了，我来前边瞧瞧，刚才看见春梅后边要酒果去了。”因问：“俺爹到他屋里，怎样个动静儿？”金莲连接过来伸着手道：“进他屋里去，齐头故事。”玉箫又问玉楼，玉楼便一一对他说。玉箫道：“三娘，真个教他脱了衣裳跪着，打了他五马鞭子来？”玉楼道：“你爹因他不跪，才打他。”玉箫道：“带着衣服打来，去了衣裳打来？亏他那莹白的皮肉儿上怎么挨得？”玉楼笑道：“怪小狗肉儿，你倒替古人耽忧！”正说着，只见春梅拿着酒，小玉拿着方盒，迳往李瓶儿那边去。金莲道：“贼小肉儿，不知怎的，听见干恁勾当儿，云端里老鼠原原天生的耗。”分付：“快送了来，教他家丫头伺候去。你不要管他，我要使你哩！”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进去了。一面把酒菜摆在桌上，就出来了，只是绣春、迎春在房答应。玉楼、金莲问了他话。玉箫道：“三娘，咱后边去罢。”二人一路去了。金莲叫春梅关上角门，归进房来，独自宿歇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可惜团圆今夜月，清光咫尺别人圆。

不说金莲独宿，单表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个相怜相爱，饮酒说话到半夜，方才被伸翡翠，枕设鸳鸯，上床就寝。灯光掩映，不啻镜中鸾凤和鸣；香气薰笼，好似花间蝴蝶对舞。正是：今宵胜把银缸照，只恐相逢是梦中。有词为证：

淡画眉儿斜插梳，不忺拈弄倩工夫。云窗雾阁深深许，蕙性兰心款款呼。相怜爱，倩人扶，神仙标格世间无。从今罢却相思调，美满恩情锦不如。

两个睡到次日饭时。李瓶儿恰待起来临镜梳头，只见迎春后边拿将饭来。妇人先漱了口，陪西门庆吃了半盏儿，又

教迎春：“将昨日剩的金华酒筛来。”拿瓯 * 优阁 * 西门庆每人吃了两瓯子，方才洗脸梳妆。一面開箱子，打点细软首饰衣服，与西门庆过目。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与西门庆看，原是昔日梁中书家带来之物。又拿出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，说是过世老公公的。起下来上等子秤，四钱八分重。李瓶儿教西门庆拿与银匠，替他做一对坠子。又拿出一顶金丝〔髻〕髻，重九两。因问西门庆：“上房他大娘众人，有这〔髻〕髻没有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他们银丝〔髻〕髻倒有两三顶，只没编这〔髻〕髻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好戴出来的。你替我拿到银匠家毁了，打一件金九凤垫根儿，每个凤嘴衔一溜珠儿，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，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。”西门庆收了，一面梳头洗脸，穿了衣服出门。李瓶儿又说道：“那边房里没人，你好歹委付个人儿看守，替了小厮天福儿来家使唤。那老冯老行货子，啻啻磕磕的，独自在那里，我又不放心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袖着〔髻〕髻和帽顶子，一直往外走。不妨金莲〔髻〕髻着头，站在东角门首，叫道：“哥，你往那去？这咱才出来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有勾当去。”妇人道：“怪行货子，慌走怎的？我和你说话。”那西门庆见他叫的紧，只得回来。被妇人引到房中，妇人便坐在椅子上，把他两只手拉着说道：“我不好骂出来的，怪火燎腿三寸货，那个拿长锅镬吃了你！慌往外抢的是些甚的？你过来，我且问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罢么，小淫妇儿，只顾问甚么！我有勾当哩，等我回来说。”说着，往外走。妇人摸见袖子里重重的，道：“是甚么？拿出来我瞧瞧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是我的银子包。”妇人不信，伸手进袖子里就掏，掏出一顶金丝〔髻〕髻来，说

道：“这是他的〔髻狄〕髻，你拿那去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他问我，知你每没有，说不好戴的，教我到银匠家替他毁了，打两件头面戴。”金莲问道：“这〔髻狄〕髻多少重？他要打甚么？”西门庆道：“这〔髻狄〕髻重九两，他要打一件九凤甸儿，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。”金莲道：“一件九凤甸儿，满破使了三两五六钱金子勾了。大姐姐那件分心，我秤只重一两六钱，把剩下的，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凤甸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满池娇他要揭实枝梗的。”金莲道：“就是揭实枝梗，使了三两金子满顶了。还落他二三两金子，勾打个甸儿了。”西门庆笑骂道：“你这小淫妇儿！单管爱小便宜儿，随处也捏个尖儿。”金莲道：“我儿，娘说的话，你好歹记着。你不替我打将来，我和你答话！”那西门庆袖了〔髻狄〕髻，笑着出门。金莲戏道：“哥儿，你干上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怎的干上了？”金莲道：“你既不干上，昨日那等雷声大雨点小，要打着教他上吊。今日拿出一顶〔髻狄〕髻来，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，不怕你不走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这小淫妇儿，单只管胡说！”说着往外去了。

却说吴月娘和孟玉楼、李娇儿在房中坐的，忽听见外边小厮一片声寻来旺儿，寻不着。只见平安来掀帘子，月娘便问：“寻他做甚么？”平安道：“爹紧等着哩。”月娘半日才说：“我使他有勾当去了。”原来月娘早晨分付下他，往王姑子庵里送香油白米去了。平安道：“小的回爹，只说娘使他有勾当去了。”月娘骂道：“怪奴才，随你怎么回去！”平安慌的不敢言语，往外走了。月娘便向玉楼众人说道：“我开口，又说得多管。不言语，我又憋的慌。一个人也拉刺将来

了，那房子卖掉了就是了。平白扯淡，摇铃打鼓的，看守甚么？左右有他家冯妈妈子，再派一个没老婆的小厮，同在那里就是了，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？巴巴叫来旺两口子去！他媳妇子七病八痛，一时病倒了在那里，谁扶侍他？”玉楼道：“姐姐在上，不该我说。你是个一家之主，不争你与他爹两个不说话，就是俺们不好主张的，下边孩子每也没投奔。他爹这两日隔二骗三的，也甚是没意思。姐姐依俺每一句话儿，与他爹笑开了罢。”月娘道：“孟三姐，你休要起这个意。我又不曾和他两个嚷闹，他平白的使性儿。那怕他使的那脸[犷各]，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儿！他背地对人骂我不贤良的淫妇，我怎的不贤良？如今耸七八个在屋里，才知道我不贤良！自古道，顺情说好话，干直惹人嫌。我当初说着拦你，也只为好来。你既收了他许多东西，又买他房子，今日又图谋他老婆，就着官儿也看乔了。何况他孝服不满，你不好娶他的。谁知道人在背地里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茶过水，只瞒我一个儿，把我合在缸底下。今日也推在院里歇，明日也推在院里歇，谁想他只当把个人儿歇了家里来，端的好在院里歇！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丽狐哨，乔龙画虎的，两面刀哄他，就是千好万好了。似俺每这等依老实，苦口良言，着他理你理儿！你不理我，我想求你？一日不少我三顿饭，我只当没汉子，守寡在这里。随我去，你每不要管他。”几句话说的玉楼众人讪讪的。

良久，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，上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儿，翠盖拖泥妆花罗裙，迎春抱着银汤瓶，绣春拿着茶盒，走来上房，与月娘众人递茶。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儿与他坐。落后孙雪娥也来到，都递了茶，一处坐地。潘金莲嘴快，便

叫道：“李大姐，你过来，与大姐下个礼儿。实和你说了罢，大姐和他爹好些时不说话，都为你来！俺那刚才替你劝了恁一日。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儿，央及央及大姐，教他两个老公婆笑开了罢。”李瓶儿道：“姐姐分付，奴知道。”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。月娘道：“李大姐，他哄你哩。”又道：“五姐，你每不要来撺掇。我已是赌下誓，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儿哩。”以此众人再不敢复言。金莲在旁拿把抿子与李瓶儿抿头，见他头上戴着一副金玲珑草虫儿头面，并金累丝松竹梅岁寒三友梳背儿，因说道：“李大姐，你不该打这碎草虫头面，有些抓头发，不如大姐戴的金观音满池娇，是揭实枝梗的好。”这李瓶儿老实，就说道：“奴也照样儿要教银匠打恁一件哩！”落后小玉、玉箫来递茶，都乱戏他。先是玉箫问道：“六娘，你家老公公当初在皇城内那衙门来？”李瓶儿道：“先在惜薪司掌厂。”玉箫笑道：“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！”小玉又道：“去年许多里长老人，好不寻你，教你往东京去。”妇人不省，说道：“他寻我怎的？”小玉笑道：“他说你老人家会告的好水灾。”玉箫又道：“你老人家乡里妈妈拜千佛，昨日磕头磕勾了。”小玉又说道：“昨日朝廷差四个夜不收，请你往口外和番，端的有这话么？”李瓶儿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小玉笑道：“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！”把玉楼、金莲笑的不了。月娘骂道：“怪臭肉每，干你那营生去，只顾奚落他怎的？”于是把个李瓶儿羞的脸上一块红、一块白，站又站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半日回房去了。

良久，西门庆进房来，回他雇银匠家打造生活。就计较发柬，二十五日请官客吃会亲酒，少不少的请请花大哥。李瓶

儿道：“他娘子三日来，再三说了。也罢，你请他请罢。”李瓶儿又说：“那边房子左右有老冯看守，你这里再教一个和天福儿轮着上宿就是，不消叫旺官去罢。上房姐姐说，他媳妇儿有病，去不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即叫平安，分付：“你和天福儿两个轮，一递一日，狮子街房子里上宿。”不在言表。

不觉到二十五日，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，安排插花筵席，一起杂耍步戏。四个唱的，李桂姐、吴银儿、董玉仙、韩金钊儿，从晌午就来了。官客在卷棚内吃了茶，等到齐了，然后大厅上坐席。头一席花大舅、吴大舅；第二席吴二舅、沈姨夫；第三席应伯爵、谢希大；第四席祝实念、孙天化；第五席常峙节、吴典恩；第六席云里守、白赉光。西门庆主位，其余傅自新、贲第传、女婿陈敬济两边列坐。乐人撮弄杂耍数回，就是笑乐院本。下去，李铭、吴惠两个小优上来弹唱，间着清吹。下去，四个唱的出来，筵外递酒。应伯爵在席上先开言说道：“今日哥的喜酒，是兄弟不当斗胆，请新嫂子出来拜见拜见，足见亲厚之情。俺每不打紧，花大尊亲，并二位老舅、沈姨丈在上，今日为何来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小妾丑陋，不堪拜见，免了罢。”谢希大道：“哥，这话难说。当初有言在先，不为嫂子，俺每怎么儿来？何况见有我尊亲花大哥在上，先做友，后做亲，又不同别人。请出来见见怕怎的？”西门庆笑不动身。应伯爵道：“哥，你不要笑，俺每都拿着拜见钱在这里，不白教他出来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这狗才，单管胡说。”吃他再三逼迫不过，叫过玳安来，教他后边说去。半日，玳安出来回说：“六娘道，免了罢。”应伯爵道：“就是你这小狗骨秃儿的鬼！你几时往后边去，

就来哄我？”玳安道：“小的莫不哄应二爹！二爹进去问不是？”伯爵道：“你量我不敢进去？左右花园中熟径，好不好我走进去，连你那几位娘都拉了出来。”玳安道：“俺家那大獠狮狗，好不利害。倒没有把应二爹下半截撕下来。”伯爵故意下席，赶着玳安踢两脚，笑道：“好小狗骨秃儿，你伤的我好！趁早与我后边请去。请不将来，打二十栏杆。”把众人、四个唱的都笑了。玳安走到下边立着，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动身。西门庆无法可处，只得叫过玳安近前，分付：“对你六娘说，收拾了出来见见罢。”那玳安去了半日出来，复请了西门庆进去。然后才把脚下人赶出去，关上仪门。孟玉楼、潘金莲百方撺掇，替他抵头，戴花翠，打发他出来。厅上铺下锦毡绣毯，四个唱的，都到后边弹乐器，导引前行。麝兰〔云爱〕〔云逮〕，丝竹和鸣。妇人身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袍，下着金枝线叶沙绿百花裙，腰里束着碧玉女带，腕上笼着金压袖。胸前纓落缤纷，裙边环佩叮当，头上珠翠堆盈，鬓畔宝钗半卸，粉面宜贴翠花钿，湘裙越显红鸳小。正是：

恍似〔女亘〕嫦娥离月殿，犹如神女到筵前。

当下四个唱的，琵琶箏弦，簇拥妇人，花枝招展，绣带飘摇，望上朝拜。慌的众人都下席来，还礼不迭。却说孟玉楼、潘金莲、李娇儿簇拥着月娘都在大厅软壁后听觑，听见唱“喜得功名遂”，唱到“天之配合一对儿，如鸾似凤”，直至“永团圆，世世夫妻”。金莲向月娘说道：“大姐姐，你听唱的！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，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，世世夫妻，把姐姐放到那里？”那月娘虽故好性儿，听了这两句，未免有几分恼在心头。又见应伯爵、谢希大这伙人，见

李瓶儿出来上拜，恨不得生出几个口来夸奖奉承，说道：“我这嫂子，端的寰中少有，盖世无双！* 菟梢淡晕铅迹∨ 傲* 沉重，自这一表人物，普天之下，也寻不出来。那里有哥这样大福？俺每今日得见嫂子一面，明日死也得好处。”因唤玳安儿：“快请你娘回房里，只怕劳动着，倒值了多的。”吴月娘众人听了，骂扯淡轻嘴的囚根子不绝。良久，李瓶儿下来。四个唱的见他手里有钱，都乱趋奉着他，娘长娘短，替他拾花翠，叠衣裳，无所不至。

月娘归房，甚是不乐。只见玳安、平安接了许多拜钱，也有尺头、衣服并人情礼，盒子盛着，拿到月娘房里。月娘正眼也不看，骂道：“贼囚根子！拿送到前头就是了，平白拿到我房里来做甚么？”玳安道：“爹分付拿到娘房里来。”月娘叫玉箫接了，掠在床上去。一时，吴大舅吃了第二道汤饭，走进后边来见月娘。月娘见他哥进房来，连忙与他哥哥行礼毕，坐下。吴大舅道：“昨日你嫂子在这里打搅，又多谢姐夫送了桌面去。到家对我说，你与姐夫两下不说话。我执着要来劝你，不想姐夫今日又请。姐姐，你若这等，把你从一场好都没了。自古痴人畏妇，贤女畏夫。三从四德，乃妇道之常。今后他行的事，你休要拦他，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。落的做好好先生，才显出你贤德来。”月娘道：“早贤德好来，不教人这般憎嫌。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，把我这穷官儿家丫头，只当忘故了的算帐。你也不要管他，左右是我，随他把我怎么的罢！贼强人，从几时这等变心来？”说着，月娘就哭了。吴大舅道：“姐姐，你这个就差了。你我不是那等人家，快休如此。你两口儿好好的，俺每走来也有光辉些！”劝月娘一回。小玉拿茶来。吃毕茶，只见前边

使小厮来请，吴大舅便作辞月娘出来。当下众人吃至掌灯以后，就起身散了。四个唱的，李瓶儿每人都是一方销金汗巾儿，五钱银子，欢喜回家。自此西门庆连在瓶儿房里歇了数夜。别人都罢了，只有潘金莲恼的要不得，背地唆调吴月娘与李瓶儿合气。对着李瓶儿，又说月娘容不的人。李瓶儿尚不知堕他计中，每以姐姐呼之，与他亲厚尤密。正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西门庆自娶李瓶儿过门，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，家道营盛，外庄内宅，焕然一新。米麦陈仓，骡马成群，奴仆成行。把李瓶儿带来小厮天福儿，改名琴童。又买了两个小厮，一名来安儿，一名棋童儿。把金莲房中春梅、上房玉箫、李瓶儿房中迎春、玉楼房中兰香，一般儿四个丫头，衣服首饰妆束起来，在前厅西厢房，教李娇儿兄弟乐工李铭来家，教演习学弹唱。春梅琵琶，玉箫学筝，迎春学弦子，兰香学胡琴。每日三茶六饭，管待李铭，一月与他五两银子。又打开门面两间，兑出二千两银子来，委傅伙计、贲第传开解当铺。女婿陈敬济只掌钥匙，出入寻讨。贲第传只写帐目，秤发货物。傅伙计便督理生药、解当两个铺子，看银色，做买卖。潘金莲这边楼上，堆放生药。李瓶儿那边楼上，厢成架子，搁解当库衣服、首饰、古董、书画、玩好之物。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。

陈敬济每日起早睡迟，带着钥匙，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，收放写算皆精。西门庆见了，喜欢的要不得。一日在前厅与他同桌儿吃饭，说道：“姐夫，你在我家这会做买卖，就是你父亲在东京知道，他也心安，我也得托了。常言道：有儿靠儿，无儿靠婿。我若久后没出，这分儿家当，都是你

两口儿的。”那敬济说道：“儿子不幸，家遭官事，父母远离，投在爹娘这里。蒙爹娘抬举，莫大之恩，生死难报。只是儿子年幼，不知好歹，望爹娘耽待便了，岂敢非望。”西门庆听见他说话儿聪明乖觉，越发满心欢喜。但凡家中大小事务、出入书柬、礼帖，都教他写。但凡客人到，必请他席侧相陪。吃茶吃饭，一时也少不的他。谁知道这小伙儿绵里之针，肉里之刺。

常向绣帘窥贾玉，每从绮阁窃韩香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是十一月下旬。西门庆在常峙节家会茶散的早，未掌灯就起身，同应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三个并马而行。刚出了门，只见天上彤云密布，又早纷纷扬扬飘下一天雪花来。应伯爵便道：“哥，咱这时候就家去，家里也不收。我每许久不曾进里边看看桂姐，今日趁着落雪，只当孟浩然踏雪寻梅，望他望去。”祝实念道：“应二哥说的是。你每月风雨不阻，出二十银子包钱包着他，你不去，落的他自在。”西门庆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，说的把马迳往东街勾栏来了。来到李桂姐家，已是天气将晚。只见客位里掌着灯，丫头正扫地。老妈并李桂卿出来，见礼毕，上面列四张交椅，四人坐下。老虔婆便道：“前者桂姐在宅里来晚了，多有打搅。又多谢六娘，赏汗巾花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那日空过他。我恐怕晚了他们，客人散了，就打发他来了。”说着，虔婆一面看茶吃了，丫鬟就安放桌儿，设放案酒。西门庆道：“怎么桂姐不见？”虔婆道：“桂姐连日在家伺候姐夫，不见姐夫来。今日是他五姨妈生日，拿轿子接了与他五姨妈做生日去了。”原来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。近日见西门庆不来，又接了杭州贩绸绢的丁相公儿子丁二官人，

号丁双桥，贩了千两银子绸绢，在客店里，瞒着他父亲来院中嫖。头上拿十两银子、两套杭州重绢衣服请李桂姐，一连歇了两夜。适才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，不想西门庆到。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后边第三层一间僻静小房坐去了。当下西门庆听信虔婆之言，便道：“既是桂姐不在，老妈快看酒来，俺每慢慢等他。”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撺掇，酒肴蔬菜齐上，须臾，堆满桌席。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，歌按新腔，众人席上猜枚行令。正饮时，不妨西门庆往后边更衣去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忽听东耳房有人笑声。西门庆更毕衣，走至窗下偷眼观觑，正见李桂姐在房内陪着一个戴方巾的蛮子饮酒。由不的心头火起，走到前边，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，碟儿盏儿打的粉碎。喝令跟马的平安、玳安、画童、琴童四个小厮上来，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。应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向前拉劝不住。西门庆口口声声只要采出蛮囚来，和粉头一条绳子墩锁在门房内。那丁二官又是个小胆之人，见外边嚷斗起来，慌的藏在里间床底下，只叫：“桂姐救命！”桂姐道：“呸！好不好，还有妈哩！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，不妨事，随他发作叫嚷，你只休要出来。”老虔婆见西门庆打的不象模样，还要架桥儿说谎，上前分辨。西门庆那里还听他，只是气狠狠呼喝小厮乱打，险些不曾把李老妈打起来。多亏了应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三人死劝，活喇喇拉开了手。西门庆大闹了一场，赌誓再不踏他们来，大雪里上马回家。正是：

宿尽闲花万万千，不如归家伴妻眠。虽然枕上无情趣，睡到天明不要钱。

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邀酒

词曰：

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低声问向谁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至少人行。

话说西门庆从院中归家，已一更天气，到家门首，小厮叫开门，下了马，踏着那乱琼碎玉，到于后边仪门首。只仪门半掩半开，院内悄无人声。西门庆心内暗道：“此必有蹊跷。”于是潜身立于仪门内粉壁前，悄悄听觑。只见小玉出来，穿廊下放桌儿。原来吴月娘自从西门庆与他反目以来，每月吃斋三次，逢七拜斗焚香，保佑夫主早早回心，西门庆还不知。只见小玉放毕香桌儿。少顷，月娘整衣出来，向天井内满炉炷香，望空深深礼拜。祝曰：“妾身吴氏，作配西门。奈因夫主留恋烟花，中年无子。妾等妻妾六人，俱无所出，缺少坟前拜扫之人。妾夙夜忧心，恐无所托。是以发心，每夜于星月之下，祝赞三光，要祈佑儿夫，早早回心。弃却繁华，齐心家事。不拘妾等六人之中，早见嗣息，以为终身之计，乃妾之素愿也。”正是：

私出房栊夜气清，一庭香雾雪微明。拜天诉尽衷肠事，

无限徘徊独自惺。

这西门庆不听便罢，听了月娘这一篇言语，不觉满心惭愧道：“原来我一向错恼了他。他一篇都是为我的心，还是正经夫妻。”忍不住从粉壁前叉步走来，抱住月娘。月娘不防是他大雪里来到，吓了一跳，就要推开往屋里走，被西门庆双关抱住，说道：“我的姐姐！我西门庆死也不晓的，你一片好心，都是为我的。一向错见了，丢冷了你的心，到今悔之晚矣。”月娘道：“大雪里，你错走了门儿了，敢不是这屋里。我是那不贤良的淫妇，和你有甚情节？那讨为你的来？你平白又来理我怎的？咱两个永世千年休要见面！”西门庆把月娘一手拖进房来。灯前看见他家常穿着：大红[乡路]绸对衿袄儿，软黄裙子；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，金满池娇分心，越显出他：

粉妆玉琢银盆脸，蝉髻鸦鬟楚岫云。

那西门庆如何不爱？连忙与月娘深深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我西门庆一时昏昧，不听你之良言，辜负你之好意。正是有眼不识荆山玉，拿着顽石一样看。过后方知君子，千万饶恕我则个。”月娘道：“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儿，凡是投不着你的机会，有甚良言劝你？随我在这屋里自生自活，你休要理他。我这屋里也难安放你，趁早与我出去，我不着丫头撵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气，大雪里来家，迓来告诉你。”月娘道：“惹气不惹气，休对我说。我不管你，望着管你的人去说。”西门庆见月娘脸儿不瞧，就折叠腿装矮子，跪在地下，杀鸡扯脖，口里姐姐长，姐姐短。月娘看不上，说道：“你真个恁涎脸涎皮的！我叫丫头进来。”一面叫小玉。那西门庆见小玉进来，连忙立起来，无计支出

他去，说道：“外边下雪了，一张香桌儿还不收进来？”小玉道：“香桌儿头里已收进来了。”月娘忍不住笑道：“没羞的货，丫头跟前也调个谎儿。”小玉出去，那西门庆又跪下央及。月娘道：“不看世人面上，一百年不理才好。”说毕，方才和他坐在一处，教玉簫捧茶与他吃。西门庆因他今日常家茶会，散后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闹，告诉一遍：“如今赌了誓，再不踏院门了。”月娘道：“你踹不踹，不在于我。你拿响金白银包着他，你不去，可知他另接了别个汉子？养汉老婆的营生，你拴住他身，拴不住他心。你长拿封皮封着他怎的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你说的是。”于是打发丫鬟出去，脱衣上床，要与月娘求欢。月娘道：“教你上炕就捞食儿吃，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，要思想别的事，却不能勾。”西门庆把那话露将出来，向月娘戏道：“都是你气的他，中风不语了。大睁着眼儿，说不出话来。”月娘骂道：“好个奸邪的货，教我有半个眼儿看的上！”西门庆不由分说，把月娘两只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，那话插入牝中，一任其莺恣蝶采，[歹带]雨尤云，未肯即休。正是得多少

海棠枝上莺梭急，翡翠梁间燕语频。

不觉到灵犀一点，美爱无加，麝兰半吐，脂香满唇。西门庆情极，低声求月娘叫达达；月娘亦低声睥睨睨枕，恁有余妍，口呼亲亲不绝。是夜，两人雨意云情，并头交颈而睡。正是：

乱[彭弓]双横兴已饶，情浓犹复厌通宵。晚来独向妆台立，淡淡春山不用描。

当夜夫妻交欢不题。却表次日清晨，孟玉楼走到潘金莲房中，未曾进门，先叫道：“六丫头，起来了不曾？”春梅